

广东省作家协会

五  
十  
年  
文  
选

50年  
(1953 - 2003)

BAO GAO WEN XUE JUAN

报告文学卷

花城出版社

广东省作家协会

# 五十年文选

(1953—2003)

报  
告  
文  
学  
卷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 (1953~2003) 文选

广东省作家协会主编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4.10

ISBN 7-5360-4446-1

I. 广...

II. 广...

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广东省-当代

IV. I218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4719 号

责任编辑: 詹秀敏

---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省花城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34.25 11 插页

字 数 3450,000 字

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500 套

书 号 ISBN 7-5360-4446-1/I·3545

定 价 (精装全套) 385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 《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(1953 — 2003)文选》

## 编委会

主 任：陈国凯 廖红球

副主任：谢望新 吴赤峰

编 委：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

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王俊康 | 伊 始 | 李钟声 | 吕 雷 | 陈国凯 |
| 杨羽仪 | 吴赤峰 | 何 轶 | 欧阳翎 | 金 岱 |
| 金敬迈 | 郭小东 | 饶芃子 | 黄树森 | 黄培亮 |
| 程文超 | 蒋述卓 | 谢望新 | 蔡玉明 | 蔡运桂 |
| 廖红球 | 廖 琪 |     |     |     |

## 报告文学卷

主 编：廖红球

副主编：谢望新 吴赤峰 廖 琪

编 辑：丘超祥 陈 娟

责任编辑：方 亮

美术编辑：叶海燕 张林婴 陈忠毅

# 序 言

广东省作家协会走过了五十年的风雨历程。五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极短暂的一瞬，但在广东文坛，却是风云际会的五十年，大变革的五十年，也是取得不俗成绩的五十年。五十年来，我们始终旗帜鲜明并坚定不移地高扬社会主义文学精神，努力为广东文学创作创造条件，使广东文坛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，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。这些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，既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有机成分，也是岭南文化的血脉的组成部分。我们为此而感到欣慰。

文学乃作家协会的立会之本，繁荣文学乃作协工作之灵魂。不管风吹雨打，不管潮起潮落，我们都坚持以发展文学事业为中心，理直气壮地开拓广东文学事业。因此，尽管面对滚滚商潮和多样多元的社会生活，面对太多的冲击与诱惑、困难与问题，我们仍坚守着社会主义文学精神，坚守着文学阵地，没有唉声叹气，没有晕头转向，没有随波逐流。现在，当我们蓦然回首，可以欣然看到，社会主义文学的壮丽旗帜始终在广东高高飘扬！

在《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（1953 — 2003）文选》出版之际，谨以此为序。

陈国凯

2004年11月

# 编辑凡例

为纪念广东省作家协会成立五十周年，特编辑出版《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（1953—2003）文选》，以彰显五十年广东文坛的主要成就，也为后人留下一座文学的里程碑。

这部《文选》有11卷。包括：中篇小说卷（上、中、下）3卷，短篇小说卷（上、下）2卷，诗歌卷、散文卷、报告文学卷、杂文卷、文学评论卷、儿童文学卷各一卷。以上各卷每卷约30万字；全套《文选》计约330万字。

《文选》的入选作品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于1953年至2003年间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报刊及出版社发表、出版的文学类著作。

长篇小说不在这次编选之列。我们将编录“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（1953—2003）长篇小说目录索引”，另行出版，作为这部《文选》的附录。

《文选》的编选原则是：

1. 入选作品应突出主旋律，并在社会上产生过重要影响，或获得过全国大奖、省级政府奖，或入选过全国性的权威刊物，或获得过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奖项；
2. 入选作品应具有代表性，因为五十年间有些年份评奖活动很少，则综合考虑选入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；
3. 入选作品应该具有较高的艺术或学术价值，同时体现艺术和学术上的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；
4. 由于五十年来中国发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变化，新时期以前的作品，在尽量保持历史原貌的前提下，个别政治术语会作适当的斟酌和处理；
5. 入粤作家入粤前在广东之外发表的作品，没有编入这部《文选》；
6. 考虑到各种原因，现已移居海外的原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所发表的作品，也没有编入这部《文选》。

在入选作品先后排序上，我们尽量按照作品首次发表的时间先后为依据，以使读者对广东文坛历史的演变能把握到较为清晰的脉络；但是，毕竟有半个世纪的跨度，且篇目繁浩，时间迫促，有些作品难以查到准确的首次发表日期了，所以在部分卷中，入选作品则以作者的姓氏笔划为序。

以区区330万字的篇幅，来涵盖广东文坛五十年的辉煌成就，显然力有不逮。挂一漏万之处，敬请指正、包涵。

《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（1953—2003）文选》编委会

2004年11月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序言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1 ) |
| 编辑凡例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2 ) |
| 仇智杰：马德林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 1 ) |
| 欧阳翎：在深山峡谷中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4)  |
| ——记乐昌县沿溪山青年垦荒队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林继宗：平凡的岗位 火热的心 .....            | (30)  |
| ——记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某师十六连知识青年沙少芳       |       |
| 秦 牧：花街十里一城春 .....               | (36)  |
| 叶沃森：勇往直前的人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41)  |
| 方 亮：安珂弟弟，你…… .....              | (47)  |
| 陈残云：南大门风光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60)  |
| 蔡宗周：大瑶山的呼唤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68)  |
| ——记全国最长大隧道（大瑶山隧道）青年主管<br>工程师王安龙 |       |
| 张 波：猫耳洞与摩天楼 .....               | (74)  |
| 杨干华：响在特区大地的胎音 .....             | (88)  |
| 蔡 庭：吉祥鸟翩翩飞来 .....               | (98)  |
| 陈 远：生当作人杰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105) |
| ——记梅州市梅县涤纶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陈杰            |  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左 夫：今古州上今古篇 .....     | (121) |
| 谢望新：历史赋予鹤山辽阔的天空 ..... | (127) |
| ——一个“挂职”县委副书记的回忆与思考   |       |
| 黄国钦：生的希望在这里 .....     | (146) |
| ——《人间真情》之一            |       |
| 廖 琪：情贯南粤 .....        | (154) |
| 林下风：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刘达中：师魂 .....          | (166) |
| 张培忠：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特级教师丁有宽的道路          |       |
| 程贤章：大亚湾的诱惑 .....      | (175) |
| 廖红球：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九十年代的淡水旋风           |       |
| 李士非：故乡三刘 .....        | (184) |
| 廖 琪：特区奠基人 .....       | (192) |
| 李钟声：紫金山门开 .....       | (206) |
| 郑启谦：彩色旋风 .....        | (217) |
| ——记南海 NO.1 时装有限公司     |       |
| 何卓琼：磐石之安 .....        | (223) |
| ——广东公安纪略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陈俊年：仰望阳山 .....        | (240) |
| 紫 风：给香港学生的迎春书柬 .....  | (251)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金敬迈：啊，那沉甸甸的三百元 .....    | (256) |
| ——记原中纪委书记黄克诚大将和他的小警卫员崔忠 |       |
| 熊光炯：权力的堕落 .....         | (269) |
| ——广东省江门市原司法局局长伍仕华犯罪纪实   |       |
| 洪三泰：丝路悠悠海蓝蓝 .....       | (281) |
| 冯 峥：大海一样深沉的爱 .....      | (292) |
| ——“广东省好警嫂”严春倩的故事        |       |
| 肖 力：山路漫漫 .....          | (298) |
| 张慧谋：——来自高州的报告           |       |
| 唐德亮：白求恩精神的传人 .....      | (319) |
| 申 平：山中，那块会走的石头 .....    | (330) |
| 王俊康：兴奋并非无缘由 .....       | (342) |
| ——记广州市少数民族经济学硕士民营企业主吴名高 |       |
| 伊 始：天地良心 .....          | (351) |
| 丘超祥：忠诚的守护 .....         | (373) |

# 马德林

仇智杰

## 惊人的意志

1960年3月2日下午，1点半钟，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烧伤病区医生办公室里，主治医师用手绢擦着眼泪，在他面前一份翻开的病历上这样写着：

马德林，男，34岁，河北省正定县阳桥韩家楼人。大面积烧伤75.5%。1960年2月26日，“马口事件”中因抢救国家资财时受伤。

紧接着下栏填着：

死亡。1960年3月2日下午1时20分。致死原因：败血症、肺水肿。

最后在备考一栏有两行钢笔字：

中国共产党党员。留医期间，表现得异常坚定顽强。……

医生的职业，需要一颗冷静沉着的头脑。但是今天，无论怎样抑制，他都不能止着夺眶而出的热泪。这样一个勇敢无畏的人，在10多分钟以前，还在施行气管切开、输氧的急救手术，唐慈昌、钟超品两位医生，俯伏在病人的躯体上，用自己的嘴，吮吸病人呼吸道里的液物。怕什么呢，为了自己的阶级兄弟，为了我们党的忠实的儿子！人们恨不得用自己的生命，来作替换的代价！可是死神还是从他们的手上夺走了英雄的宝贵生命。

人们现在还是很难相信他已经死去。不过是3天以前——2月29

日，当他转移到省人民医院时，虽然头不能挨枕，手脚不能动弹，头脸烧成像一块焦炭，已分不出他原来的面目了，但是这个重伤员，神智一直非常清醒，即使在发着高烧的时候，也从来不讲一句难过的话语。有些战友在昏迷中忍不住剧痛在低声呻吟，他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微抬起头，进出几句话来：

“忍一忍吧，忍一忍吧，同志！”

好几位手术高明的大夫，在他们的丰富医疗经验中，很少看到病人有这样惊人的意志：为了从后背听诊，要扶他起来，他却微微摇头说：“谢谢你们，我能够起来。”真的，他自己坐起来了。这时候，人们看见他那完全烧焦了的嘴唇略一搐动，似乎是笑了一笑，“不要紧，挺得住！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，“你们要怎么样办就怎么样办吧，医生，我不辛苦，也不难过。”声音那么从容。是他真的不痛苦吗？不，医护人员有时也会在他那发红的眼里，微微看出他努力压制着噬心剧痛的神情。

度过了一个难熬的白天，又一个长夜到来，裂肤的伤痛使他彻夜难眠，可是当大夫们问他：“晚上能睡吗？”他总是微张开眼皮，动一动那高大的身子，似乎是要医生相信他昨晚曾经安然酣睡，然后答：“能。”

难道还有比在危难中，处处想念着阶级兄弟，而忘却自己这样更为伟大、更为高尚的心灵吗？你看，这个沉着、乐观的人，就是在弥留之前，他想到的并不是他自己。他要求自己这么严格，这样朴素，而对待别人又这样宽容，爱得这样热烈。虽在经济困难时期，但护理人员要他喝牛奶，要在他的饮食中多加一点肉类，可是他总是说：“我只要白粥就行了，把这留给伤比我重的同志们吧，他们比我更需要。”

从2月26日，到3月2日，他一直清醒地活着。他用共产党员的意志力量，向死神夺得了6天的生命。

他死了吗？不可能！亲自护理他的医务人员，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已经死去；不久以前，他的上级，他的亲密战友，在安排未来的建设规划的时候，还把他的名字放在最前头……

## 艰苦的岁月

人，有生命的极限吗？

在共产主义者的精神世界里，只要认识到生活的意义，他便能恰当地估量出生命的价值。这时候的精神力量，便会发挥到惊人的高度。

马德林，这位无畏的战士，以自己的一生，给这个疑问以有力的回答。

“你参加革命、参加党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1947年12月，在热河的水泉沟，这个冰天雪地的日子，马德林入党介绍人、政治指导员赵宝书曾经这样问他。

这时候，这个平日乐观爽朗、心直口快，脸上时常堆着豁达笑容的高个子，马上变得严肃起来。他粗眉毛拧成一股绳，抬头望着东北这一带一望无边、肥沃而平整的原野，它能长出多好的庄稼啊，但是，那些辛勤地劳动着的老乡，却个个饿得又黄又肿！这是为什么？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，这是因为残酷的阶级剥削。他清楚地知道，为什么在他童年的生活里，有这么多的不幸：父亲早死，母亲改嫁，他自己孤零零地流浪到沈阳，在铁路上当修路工，扛零活，受人拳打脚踢……10年露宿街头、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使他深藏着极大的阶级仇恨。1945年参军的时候，他曾痛哭流涕地诉过苦。现在，那已被唤醒过来、已经觉悟了的阶级意识，为摧毁旧世界，建立新生活而斗争的崇高志愿使他宽阔的胸膛顿时激荡起来。于是，他毫不含糊地说：“为了消灭蒋介石匪帮，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，为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，坚决奋斗到底，不惜牺牲。指导员，我请求你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！”

“对！”指导员说：“我们的目标，远大得很，我们要在革命胜利之后，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。一个自觉的阶级战士，要永远记着：他要作党的忠诚的儿子，永远做劳动人民的好儿子，他要有无畏的坚强意志！”

从那一天开始，马德林，这个贫农出身、当了10年工人的阶级战士，在每一次行军打仗，以及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和平建设中，每时每刻，处处用党员的标尺来衡量自己；每时每刻，都忘不了要实践自己的誓言。

当时在部队中作战，是非常艰苦的，日夜行军，给养很困难，他是机枪射手，行军时要背着几十斤重的机枪日夜兼程，可他从不叫苦，压肿了膀子也从不听见他喊痛。后来他提升为副班长，他像对待兄弟一样爱护着班里的战士。公家发的一点毛巾鞋袜，他都保存起来，有新战士补充上来，就悄悄地塞到他们的怀里；自己的鞋子早破了，他就找一根绳子绑住。人家睡觉他放哨，人家休息他擦枪。战士们的背包、米袋，以及炮弹，常常压在他的肩膀上。特别在1949年南下追击残敌的时候，一天走160多里，许多人都走不动了，那时候他已当了副排长，眼看人们累成这个样子，他咬咬牙，一个人扛3挺机枪。脚跑烂了，全是血泡，满鞋子尽是血，可他还是坚持着给同志们搭地铺，烧水烫脚，挑血泡，治脚伤。

他不仅是爱兵的好榜样，在战斗中也表现出非凡的英勇。在著名的塔山狙击战中，他和战友们在阵地上坚守了7天7夜。秋末冬初，雨雪霏霏，他们半截身子泡在泥水里，一连3天吃不上一口饭，可最后却以少数兵力，击退了敌军一个主力团的冲锋，创立了辉煌的战绩。这次战斗，他给评上了一个大功。

在那些艰苦奋战的日子里，他由北而南，参加了解放东北、华北、中南等大大小小二三十次有名的战斗。在战斗十分壮烈的孤山战役中，他为了掩护同志撤退，身负重伤，子弹扎入他的腰部，直到现在，子弹头还和他的肌肉连在一起。

在行军作战时，他是个勇敢顽强的人；在生产劳动中，他又是个无畏的战士。1950年春天，他和战士们到江西潞阳伐木，从伐木场回到住地，每天来回要走十多二十里；而且山道崎岖。没有砍伐工具，只有手，加上几把斧头、刮皮刀，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，他也从不皱眉头，也从不叹气。有些战士，有点儿受不住了。他就在空

地上烧起一堆篝火，把战士们召拢来，谈过去的战斗故事，畅想未来的美好日子，他那欢快开朗、富有感染力的笑声，震荡了静静的林野。

这一次，马德林因为任务完成得好，立了个小功。经历奋战的生涯，他成长了，成长为一个坚定无畏的战士。

## 在新的岗位上

马德林 1952 年转业到公安部门以后，一直在矿山上工作。开矿，这对于一个一直和枪杆子打交道的人来说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同样是一块石头，谁知它是钨呢还是别的什么？可是困难吓不倒他。还在罗坝的时候，他便常常拿捡到的石头捧去请教人家。人们每看见他抱着石头东奔西走，总爱打趣说：“老马，又有啥宝贝呀？”他总是像孩子一样咧开嘴，笑呵呵地答道：“是啥？是咱山上的宝贝嘛！”

当马口硫铁矿还刚刚在建设的时候，他便带着家人，背着还是在部队发下来的极简单的行李，来到这一片荒山上。山上没有路，又陡又滑，满山荆棘，还有蛇。可是他，这个无畏的人，和所有建设者在一起，凭着双手，平山、伐树、开沟，找 4 根木头搁上一把茅草，草草把家安了下来。从这个时候起，就开始了 he 这一段艰苦而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的生活。当暴风雨到来的时候，他和同志们紧挤在茅草房里，谈论着矿山的未来。把月亮当天灯，把大树当罗帐，松软的黄土便是他们的眠床。当时有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小伙子，悄悄地问他：“马队长，你觉得艰苦吗？”他眨一眨眼睛，答道：“苦。可是咱们吃这种苦，是暂时的。我们这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。”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你们知道，共产党员，就是为了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到底的！”又一个小伙子问：“马队长，你说说看，将来共产主义是啥样子的？”他用大手一抹下巴，闭目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是大老粗，没文化，长篇道理说不上来。但是我相信，跟着党走，听党的话，准能建设成共产主义。最好的日子会来的，小伙子，好好干吧！”说着，他左手搂着一个人的

脖子，右手搂着一个人的肩膀低声唱起歌来。

在矿区里，人们很难准确地告诉你，他每天休息和睡眠的时间。深夜里，车间里的生产会议结束以后，还常常有人看见他甩着有力的臂膀在无人的工地上查看什么。或者在白天，一会儿可以看见他在矿湖里正将高袖子挥舞铁锤；过一会儿，人们又会看见他在堤坝下仔细检查有没有事故隐患。哪怕是月黑风高、狂风暴雨之夜，如果你在矿区里看见一个披着斗篷的高大身影在来回逡巡，那你不必细看，只要喊一声：“老马！”那黑影便会走过来，还没待说话，那只大手便会伸过来捏捏你的膀子，看你穿的厚不厚，手上暖和不暖和，接着，粗嗓门一响：“干么还不睡觉？”还不容你解释，就一手推你往后转：“回去！年轻人不能缺觉。”

1958年11月，一个狂风暴雨的黑夜，矿上那新盖的发电厂，瓦面被狂风刮跑了！他一听到这个消息，马上想到的，不是外面的寒冷和黑暗，而是那给全矿动力，和给矿区送来光明的发电机。他一蹦起来，喊一声：“同志们，走！”便领着跟前的人们往发电厂奔去。

老马跑着跑着突然脚下一个踉跄摔下去了，滚了一身泥浆，负过伤的腰部，刺骨地痛起来。可他不管这些，赶快连滚带爬站起来，他那高大的身形，一直跑在队伍的前面。雷吼电闪，给他看作是照路的天灯。

当他们奔到电厂时，只见雨水哗哗往屋里灌，抬头一看，头顶是一片漆黑的天空，哪里还有一块瓦片！他吩咐伙伴们注意保护发电机，接着一声吆喊：“同志们跟我来！”说着哗啦一声，也不知道他蹬着个什么东西，三爬两爬，第一个爬上了屋顶。

雨水湿透了房架，光溜溜的，抓也抓不住，扒也扒不紧，特大的台风，在那里耀武扬威，要把人们卷倒在地，但他还是坚持住不停手地在屋上压瓦。那一边瓦刚盖好了，刚爬到这边来，可是哗啦一声，又给掀跑了。

“马队长，这样老压老吹，行吗？”一个牙齿抖得格格发响的声音问。

“行！咱人多力量大，斗得过他妈的暴风雨！咱们一定要把国家财产保护下来！”就这样坚持着与台风搏斗了几小时，终于把房顶修好了。

### 见困难就上，见落后就帮

“马队长来了，马队长来了！”

人们围在工地上，正对着一大堆石头，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发现这个熟悉的、戴着安全帽的头，从一堆爆碎的石堆后转过来，便都一致欢呼起来。

原来今天放了几炮，爆碎的石头虽然不少，可是有些石头大得几个人合力也搬它不走。人们抡起大锤，一锤两锤，十锤百锤，它都纹丝不动。连“大力士”中队长也动手了，可它就是那么顽固，叫人们没了法子。正在这节骨眼上，看见马德林来了，谁不高兴呢。

他一出现，人们便呼地围上来，七嘴八舌地嚷道：

“马队长，咱们连吃奶的力都使出来了，可它还是死顽固，你看该咋办？”

“该咋办？敲碎它的脑袋呗！”老马乐呵呵地说。双手猛地挥起二十磅大锤来，他不歇气地锤了10来下，那块庞大的石头，便碎裂开来了。他还来不及缓过一口气，便蹲下来对大家说：“光使死劲不行，要看准石头的纹路，一锤打下去，准叫它开花！”

他这种熟悉生产，参加生产，领导生产，谦虚，实干的作风，和他平时注意进行思想领导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，使得他的分队能走在其他队的前头，被评为先进分队。他常常对他的战友曾凡余同志说：“咱们是从部队上下来的，咱没文化，性子又急，你得帮助点。我老马决不能给咱部队丢脸！”

他要人帮着点，而其实往往是他帮着人。见困难就上，见落后就帮，已经成为他的习惯。

开矿，自然免不了要和石头打交道，砸巨石自然麻烦，但是最难



对付的还是那种坚硬如铁的铁帽石。在土里埋得深，开起来既要花时间又费劲，而且还不一定能完成任务，工效很低。有的分队碰上这样的任务，总是强调困难。会议开到这里，常常会“搁浅”。但往往在这种时候，他就在座位上把翘起的大腿一拍，朗声说：“咱一分队包起来！”他乐于把困难较少的任务让给别人，而自己顶在最困难的前面。他这种急先锋、打冲锋的性格，自然也会引起个别人的私议，可是他从来不计较。但是要是有人工作蘑菇，或者不执行党的决定，他的脸就会马上涨红起来，狠狠地批评别人。他这种火爆的性子，常常得到同志们善意的规劝，“老马呀，你那火爆性子得改一改才行呀。”他听了总是咧开嘴，点点头拉住人不放说：“说得对。这鬼性子。嗯，你等等，再想想看，咱还有啥缺点？都给我提出来，我一定改。”他总是这样严于律己，宽厚待人。只要对别人有利，他总是谦让，不怕吃亏。别人对他的误会或者偶然受到一点委屈，他能够容忍。碰上别的队有困难，他从来没有瞪眼看着，不是率队来帮，就是亲自动手。好几次在九冬十月，矿湖积水，本来轮不到他的任务，他还是把衣服一脱，跳下水去。冰冷彻骨的泥水，刺得他那双患着关节炎的腿，酸痛难忍；腰部的伤，如刀在割，而就在这当儿，那该死的老胃病又发了，但是他却不吭气，坚持在矿湖里奔跑，指挥排水。就这样泡了几个钟头，当他爬上来的时候，晃晃荡荡地打了个趔趄，可还是坚持着站住了。人们不见他呻唤一声，只是在那紧闭的下唇上，看到一列黑红色的齿痕。一换了身干衣裳，人们又看见他奔忙在工地上。

### 真纯与无私

每当黄昏到来，晚霞烧红了矿山的天角的时候，人们下班了。吃过晚饭，都三五成群围在空地上聊天。这时候，大个子马德林，肩上搭着那件破外衣，晃着一双大手，咿咿呀呀地哼着他最心爱的京戏，迈着大步走来了。一到人们跟前，拍拍这个的肩膊，搂着那个的膀子：“怎么样？来个100分？”这时候，伙伴们便都心照不宣地笑起